

主 编：崔月犁

执行主编：冉先德

孟 澍 江 沈 凤 阁

温 病 条 辨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春 秋 出 版 社

白话中医古籍丛书

温病条辨

主 编 孟澍江

副主编 沈凤阁

编 译 孟澍江 沈凤阁 王灿晖

郁觉初 杨 进 马 健

审 阅 赵绍琴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春秋出版社

1988年·北京

白话中医古籍编译委员会

主 编：崔月犁

执行主编：冉先德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洪章 王宏烈 刘渡舟 刘 杰

李克光 孟澍江 赵绍琴 柳 萌

程士德 张灿甲

编 委：崔月犁 冉先德 高 德 沈凤阁

王洪图 宗全和 聂惠民

特约编审：赵 铨

办 公 室：

主 任：陆长宏

副 主 任：高九华 韩 霖

工作人员：兰林达 郜树义 高 扬

序 言

中医古典医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文词古奥，医理难求。故《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陆续有语译、语释本问世，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做出了成绩。但此类传本多为读通原文着眼，尚未做到对原著内涵一目了然，凭此即可领悟古典医籍的精义，且尚系凤毛麟角，为数甚少，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自“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以来，文风一变，白话文已得到广泛普及，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通用语言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政府为整理和普及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经、史、子、集四大部分中，上迄《诗经》、《楚辞》，下至《资治通鉴》、《聊斋志异》，皆有白话文本流传，琳琅满目，不可胜数。相比之下，中医学科领域则有所落后，使命在身，自应奋起直追。虽骐骥一跃，不能十步，但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因此，我倡议组织《白话中医古籍丛书》编写委员会，以期贵有专注，准备分批分期将重要的中医古典医籍改写成白话文本，使大多数立志学习中医的同志，从古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便普及和提高中医队伍的理论水平，为更好地指导实践而服务。

这套丛书，包括中医古典医籍一百二十余种，预计五年之内出齐。丛书的编写，使用现代汉语语言，力求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读者开卷有益，一目了然。首先出版的医经六种，包括《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难经》、

《伤寒论》、《全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编者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历代文献及各种语译语释本，勤求古训，博采众家之长。寒来暑往，夜以继日，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更蒙顾问增润，专家指正，遂使锦上添花，医经生色。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家之言，难免偏颇，甚或有谬误之处。其中某些内容，在学术上或存有尚可争论的观点，统希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研讨商榷，精益求精。并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以利再版时修正。

本丛书的顾问、编者、审阅人，均系中医界知名的专家、教授和学者，皆为当代中医界的精英，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的辛勤劳动，必将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做出贡献，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编写委员会将以本套丛书为蓝本，在今后的日子里，拟分别译成英、德、日、法、意等各种外文本，向国外出版发行，将中医的理论体系和精华，较为完整地介绍给各国关心中国传统医学的学者，让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国内，仰且在世界医学科学领域中，放出夺目的光辉。

崔月犁

一九八八年春于北京

目 录

编译说明	1
序 四篇	2
凡 例 十四条	15
卷首 原病篇引经十九条	21
卷一 上焦篇法五十八条，方四十六首	43
风湿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44
暑温	79
伏暑	90
湿温	97
温疟	104
秋燥	108
补秋燥胜气论	112
卷二 中焦篇法一百零二条，方八十八首，外附三方	132
风湿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133
暑温 伏暑	166
寒湿	172
湿温(附疟痢痘疹)	192
秋燥	233
卷三 下焦篇法七十八条，方六十四首，图一首。共二百三十八法， 一百九十八方	235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237
暑温 伏暑	268
寒湿便血咳嗽痢瘕附	273
湿温疟痢瘕痺附	291
秋燥	314
卷四 杂说	317
汗论	317
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	318
伤寒注论	319
风论	322
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	325
本论起银翘散论	326
本论粗具规模论	327
寒疫论	328
伪病名论	328
温病起于手太阴论	331
燥气论	333
外感总论	334
治病法论	335
吴又可温病禁黄连论	336
风温、温热气复论	337
治血论	338
九窍论	339
形体论	342
卷五 解产难	345
解产难题词	345

222	产后总论	346
222	产后三大证论一	346
222	产后三大证论二	347
222	产后三大证论三	348
222	产后瘀血论	349
222	产后宜补宜泻论	351
222	产后六气为病论	353
222	产后不可用白芍辨	354
222	产后误用归芎亦能致惑论	355
222	产后当究其经论	356
222	下死胎不可拘执论	356
222	催生不可拘执论	357
222	产后当补心气论	358
222	产后虚寒虚热分别论治论	358
222	保胎论一	359
	保胎论二	360
222	解儿难	36 ³
222	解儿难题词	363
	儿科总论	365
	俗传儿科为纯阳辨	366
	儿科用药论	367
	儿科风药禁	369
	痘因质疑	370
	湿痘或问	372
	痘有寒热虚实四大纲论	373
	小儿痘病、腮病共有九大纲论	374

卷六

618	小儿易痘总论.....	383
618	痘病瘟病总论.....	384
118	六气当汗不当汗论.....	386
842	疳疾论.....	388
842	痘证总论.....	392
102	痘证禁表药论.....	393
222	痘证初起用药论.....	394
102	治痘明家论.....	395
538	痘疮稀少不可恃论.....	398
838	痘证限期论.....	399
838	行浆务令满足论.....	400
738	疹论.....	402
828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	403
828	万物各有偏胜论.....	406
828	草木各得一太极论.....	408
602	附：方剂索引.....	409

编译说明

一、本书是以嘉庆癸酉年镌向心堂藏版《温病条辨》为底本，按照原书顺序译成白话文。译文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二、原书目录载明序四首，但实际只有三首，现根据道光十五年乙未慈谿叶金潮重刻本，增补了徵以园序，并据该刊本增入了“补秋燥胜气论”一篇，列于卷一上焦篇末尾。

三、原书每卷之首，均列有作者、参订者、点评者、校字者姓名，现除卷首照原书列写外，其余各卷之首所列的作者等姓名一律删去，以省篇幅。

四、原书解产难题词列于卷五之前、解儿难题词列于卷六之前，现根据目录分别将其移于卷五解产难之首和卷六解儿难之首。

五、本书上、中、下三焦篇首各有引言一节，为本次编者所加，提示本篇主要内容，便于学习者了解、把握。引言下为原书的译文。

六、本书卷首原病篇、卷一上焦篇、卷二中焦篇、卷三下焦篇的条文序号为原书所有，而凡例的顺序号，则为编者所加。

七、本书末附有方剂索引，按笔划顺序排列，以便查阅。

八、本书匆促写成，且以水平所限，对原书所译白话文，有些可能没有表述清楚，甚或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译 者

1988年4月

《温病条辨》叙

西汉著名医家淳于意曾说过：人们所最感担忧的是，害怕疾病多，而医者所最感担忧的是，害怕治病方法太少。病种多而治疗方法少的情况，没有比温病更为严重的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六气之中，君火、相火都属火热为患，这姑且不谈，即使风、湿、燥三气也莫不兼挟温热之邪而可形成温病。只有寒水之气与温热相反，而引起伤寒病，但伤于寒邪亦必然要化热。因此，天下有哪一类病比温病更多的呢？载有治疗方剂的医书，开始于张仲景的《伤寒论》，但仲景的《伤寒论》是专论伤于寒邪为病，这仅是六气中的一种邪气致病。书中虽然亦兼论风兼论温，然而其所论述的风是属寒中之风，即风寒性质的外感病，所论述的温，是属寒中之温，即伏寒化温的温病，而不是指感温热之邪所致的温病。这是因为该书本是论述伤寒的缘故。六气中的其它五气致病，都没有具体论及，所以六气致病的治疗方法，没有流传于后世。虽然说“作者谓圣”即开始创作者可称得上学问技术有特高的成就，“述者谓明”即阐述前人成说的可称得上为贤明的人，如果学者确实能够深入研究其文理，通晓其意义，而给以变化裁取，推广运用，那么，用以治疗六淫致病，也是可以的，用以治疗内伤杂病，也未尝不可。无奈世上很少闻一知十，触类旁通，有才德的人士，以缺而不言为羞愧。不能举一反三，只能按图索骥，拘泥成法，不知变通。

自王叔和以后的医家，大多以《伤寒论》的方法治疗所

有的六气为病，这无异于用细葛布来抵御大风的吹袭，必然徒劳无益。甚或指鹿为马，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必然把温病当作伤寒，及至使用于临床，势必遭到失败，由是亦自知其方术的疏陋，因而对相沿成习的前代方剂，略为改变一些药味，如加減中和汤、鲜肌汤等纷纷著录于医籍。到了明代，陶节菴著《伤寒六书》，竟然以杜撰臆造的伤寒方药来治疗天下所有的六气致病。该书不仅对仲景之书所未有论及的，没有加以发挥阐明，而且对仲景书中所已经确定的内容，也都遭到窜乱的改变。但世俗之医，却因其文字浅近而喜欢读它，所以多互相推崇，这样给老百姓所带来的祸害可频繁而严重啊！再有明代末年的吴又可，著《温疫论》。他所创制的达原饮一方，本来用以治疗某一时节的时疫病，而世俗之医，却错误地用以治疗通常的温热病，是将时疫与温病混为一谈了。此后，如方中行、喻嘉言等人，虽将温病病名独立于伤寒之外，但治疗方法则始终没有脱离《伤寒论》。只有金代刘河间守真氏，独能识得温热病的性质，他的见解远远超出诸家之上，所著《河间六书》，对温热病的治疗，主张分三焦论治，并不墨守《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他的这一观点，有似于幽黑暗室中的明灯，急流中的砥柱。可惜的是，其为人朴实而少文采，其论述简约而未畅达，其制方用药亦时或夹杂而不够精切确当，后来师承他的人，又不能阐明其深奥精义，补益其疏漏之处。无知自大的人，听了高明的理论，如张景岳这一类的人，对刘氏的论说不仅不表赞同，反而加以责怪诋毁，致使刘氏的学术不得昌明，其学说不得推行于世。而世俗之医，如遇到温热病，其治疗方法无不是首先用辛温发表杂以消积导滞之品，继则峻投攻下之

剂，或妄用温补之药，使病情轻者变重，重者致死。如病者幸免于死，就作为自己的功劳；如病者致死，则不讲自己医治不当的过错。即使病者，亦只知自己的病重，是病入膏肓，而不可挽救，想不到是药物误治致死。这种以伤寒方治疗温病的方法，父亲以之传给子女，老师以之传给弟子，普天之下已形成风气而牢不可破。误投药物伤害人命，脏腑虽不能言语，但冤死之鬼能不在夜间痛哭噪叫？这种不良习气，已持续两千余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多么的令人感慨不已啊！

当今天下政治和洽，人民生活安定，学术得以昌明，医学界的优秀人才，一批接一批地涌现。他们都认识到要发扬医学，必须寻源于《灵枢》、《素问》，求教于《伤寒》、《金匱》。自从苏州叶天士的《温热论》、《温病续论》刊行于世后，才能按着温病的名称，去研究温病的内容。一般好学之士，都知道趋向于叶氏的温病理论，而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人，仍是各承师说，听不进深切中肯的论述。至于那些医学基础薄弱的人，略懂一些粗疏的内容，没有真正通达医学的精深奥义，就施用于临床，决不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我的友人鞠通吴子，胸怀救世之心，禀赋聪颖敏悟，且酷爱学习，不知自满，理论务求精深透彻，有高尚的志气，仰慕古圣的杰出成就，虚心好学，取百家之长为师，担忧当今很多医家对医道太蒙昧不明，于是阐述前代医家可为法式的精辟论述，发抒他自己生平的心得体会，穷究温病源委，写成了《温病条辨》。但他仍不敢自信，而且担心世俗之医对该书不予相信，因之将该稿藏于书篋中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对他说：作为一个真正做学问的用心来说，固然永

远没有自信满足的时候，然根据现实情况来看，天下的温病很多，而真正有良好疗效的治疗方剂却很少，现在幸而得已写成此书，理应及早出版，公之于众。譬如拯救溺水者，或救火者，岂能用得着整理衣冠，梳理头发吗？何况人的心理不会有异，正理是不会孤立的。本书一旦刊印，像子云那样的人，必然不多久就会遇到，而且会有人阐明其意义，补益其疏漏不足之处，使遭受温热病由于治不得法而早死的人，都能得到长寿。此不仅是天下后世的幸运，而且也是你吴子的幸运。至于说如折杨皇芩的通俗乐曲，一般人听得张口而笑，而阳春白雪的高雅歌曲，能唱和的就极少极少，这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了解我也好，指责我也好，完全听凭于当世，这样难道不好吗？吴子认为这确也说得有理，于是他与我对该书内容相与评定后，即铸版刊印。

嘉庆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

《温病条辨》序

宇宙自然的运动规律都以阴与阳的演变为基础，大地万物的性质分类都不外乎柔与刚两个方面，而人的立身之本可以说是仁与义二字。医学是一项济世救人的技术，但是学医的人必须首先有智慧，再加上有勇气，并应具有济世救人之心才能成功。只有具备了智慧，不论使用汤药还是施行针灸，都不会出现差错。不然的话，草率地给人治病，是把病人的生命当作儿戏。然而有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以所谓的才智夸耀于世人，有些仅仅一知半解的人，把牵强附会作为才智，这都是不足取的。必须要博览群书，精通古今，观察事物清楚，考虑问题细致，所谓目如电，心如发，其智慧能够洞悉各种事物，然后才可能掌握事物的规律而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古时候黄帝有熊氏生下来就异常聪敏，并登上了王位，但是仍然以佶贷季、岐伯为师，虚心学习，最后终于完成了《内经》这部巨著。从周期、秦朝以来，每一代都有才智出众的人，但是除了东汉的长沙太守张仲景以外，能精通医术，深知黄帝与岐伯关于医药问答的奥秘者，实在屈指可数。只是有许多人执一家之言，争相著作，然而，都是无法与张仲景相比的，所以说到医方书籍之祖，都一致公推张仲景。而张仲景所制定的方剂，主要是侧重于伤寒的治疗，后世之人都遵循其法。自从晋朝王叔和重新编次《伤寒论》

后，就出现了许多割裂原文和牵强附会之处。王好古等人曾编著了《伤寒续编》、《伤寒类证》等书，对于学识浅薄的人来说，容易看懂，所以人们多去学习。这样，从金朝、元朝以后，张仲景的学术理论，一天比一天失去其原意。唉！近来一些平庸的医生，不知张仲景的理论，又怎么能识得伤寒，不了解伤寒的证治，又怎么能掌握温病的证治呢？于是就用治疗伤寒的方法去治疗温病。从唐宋以来一直到现在，千百年来都是如此，怎不令人深为叹息呢？要说到温病的证治大法应该如何掌握？我认为：凡是天地、阴阳、日月、水火，无不反映了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是人们往往不能细致地加以观察而已。在《内经》中将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并列，人们也不能理解其中的涵义。伤寒的治疗大法，主要在于救人体的阳气，温热病的治疗大法，则主要在于救人体的阴液。这两类治疗大法明明白白，怎么可以张冠李戴、混淆不清呢？假如现在让张仲景复生，他也决不会用治疗伤寒的方法去治疗温病的。我天资并不聪敏，在少年时曾下过一番工夫读书，在广泛阅读各种经史著作之余，偶尔也涉猎到一些医学著作，当时内心感触很深，细想要尽子女的孝道应该通晓医学，从而可以解除长辈的病痛，然而只是有这个志向，一直未能实现。乾隆丁未年的春天，我母亲遭受不幸，因患时行温病而去世，我在极度的悲伤和自责中，痛感到没有尽到子女的责任，为了补偿自己的过错，发誓一定要精通医学。在服丧期间，我所居住的庐墓中，到处放满了近时的各种医学书籍，起早贪黑地研读，却茫然没有什么收获。后又到处拜师访友，广泛地阅读名家的著作，希望得到一些启发，然而所学到的都是一些没有用处的东西。于是我从汉

唐时代的医学著作学起，反复地攻读《灵枢》、《素问》等经典著作，在学习之中，往往由于被书中的精辟论述所打动而声泪俱下。时间一久，逐渐有了心得体会，这样经过了十年，方始豁然开窍，得以融汇贯通，深深感到并非是古人在愚弄我，而是我愚钝不能理解古人学术的精髓。不论背离了经典，还是拘泥于古人，都是错误的，读书最重要之处，在于读后能有所心得，有自己的见解。我的朋友吴鞠通先生，是位通晓儒学的人，具有聪明过人的才智，并且喜爱探求古人的学术，勤奋地做学问，他立下学医志向的过程与我大致相同。在医学方面，以近而言是以叶天士为师，以远而言则继承了张仲景的学术。他在临证治病时，虽然遇到了危重病人，也从不怕担责任而推诿逃避；他开的每张处方都是遵循《内经》理论，按照张仲景所立下的治法；他用的药物，都随着病情的变化而灵活变化，权衡轻重，所以无不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真可以算得上是有智、有勇、有仁的人了！在嘉庆甲子年，他拿出一本他所编著的 治疗温病的书给我看，我过去有许多搞不清楚的问题，在书中都得到详加剖析，解除了不少疑难，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好象拨开云雾而见到天日一般，怎么不令人痛快呢？这本书是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才写成的，书名为《温病条辨》。书的后面附有三卷，其中一卷是补充前面所论，为条辨之翼，其余两卷是幼科和产后病的大概纲要。书中所写的都是针对了前人由于不明白六气性质而造成的错误，无不具有独特的见解，阐发了前人所未有讲过的道理。呜呼！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说：如果没有人在事前进行推荐、引导，虽然美好的东西也不能为人所了解；如果没有人在事后加以称誉、宣扬，虽然非常重